

20240313_口述歷史採訪_001

採訪者：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受訪者：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00:02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This is Venerable Jue Fang interviewing Venerable Tzu Hui on the 13th of March, 2024. This recording is taking place at Fo Guang University, 160 Linwei Road, Jiaoxi township, Yilan county, Taiwan. The interview is being recorded for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Nan Tien Temple's 30th Anniversary Oral History Project.

2024 年 3 月 13 日，覺舫法師於佛光大學，台灣礁溪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採訪慈惠法師。本次採訪是為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口述歷史收藏以及南天寺 30 週年口述歷史項目而錄製。

慈惠法師您好。（慈惠法師：你好。）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慈惠法師：哪裡哪裡。）那請慈惠法師自我介紹一下。（慈惠法師：我自己？）是。

01:2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出家的名字叫慈惠。不過出家人，都有兩三個名字，師父給的。我另外有一個名字叫依中，也叫心弦。心弦，「心」字是我們佛光山派下的名字，所以正確講慈惠心弦。

01:48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請問慈惠法師，慈惠是星雲大師給您的名字，那您原來的名字是什麼？

01:57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俗家的名字，我姓張。張優理是我俗家的名字。不過出了家以後都是用「慈惠」兩個字。

02:13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請問慈惠法師您出生在哪裡？哪一年出生？

02:19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是 1934 年出生，是出生在台北，我們是台北人。可是因為父親的工作調到宜蘭來，所以我小時候就從台北到宜蘭，整個的成長過程是在宜蘭這個地方。

02:44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請問慈惠法師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家庭背景，還有你成長的環境。

02:5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的家裡很簡單，就是父母親，還有我，還有一個弟弟，就 4 個人。那父母親都有工作。雖然是 4 個人的家庭，但是我們家裡很陽光。就是，家庭裡面充滿了陽光歡喜。是這樣的一個人口雖然少，但是因為很陽光，所以家裡覺得很熱鬧。

03:30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你們家裡都講台灣話嗎？還是講中文？

你們家裡用的語言。（慈惠法師：家裡。）家裡用的語言，兄弟姐妹用的語言。

03:4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日本人統治台灣 50 年，我的父母親就是在那個環境裡面的一對年輕人。那到了我，他們結婚生了我的時候，雖然在台灣還有一些日本人留下來的一些語言在使用，可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敗戰，所以這個台灣就還給中國。

04:15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所以我們那個小時候開始就要學習講中國的話。那至於宜蘭這個地方，原來就屬於中國的福建省，所以一般通用的語言是福建的這個閩南話，後來就叫做台灣話。所以目前台灣人用的台灣話，事實上跟福建廈門一帶的都一樣的。

04:46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慈惠法師，請問你們家裡信仰佛教嗎？家裡的家庭信仰。

04:53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哦，家裡的家庭信仰啊。我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不過我們中國人也好，台灣人也好，基本上我們叫做拿香拜拜。那拿香拜拜大概就是信仰佛教，要不然就是一些民俗信仰，是這樣子。

05:19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是。那您有說過您的父母都非常重視您的教育，那請問您童年跟青年整個成長的過程，您是一個怎麼樣的成長過程？

05:3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哦，我的父母親都有工作，很忙。應該講，對孩子、家庭沒有時間照顧。可是事實上我的父母不是這樣。他們很重視家庭親子之間的感情。所以，只要他們有放假的日子，他會帶我們去爬山，帶我們去海邊去玩。所以，雖然人口很少，但是家庭覺得很快樂。

06:09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您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你接受教育的這個成長的過程。您的教育。

06:15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們那個時代，應該講是 1950 年代，那一段時間。台灣因為日本人走了，那麼我們中國的政府過來了。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台灣的人呢，受的教育很亂。

06:44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記得我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才開始學中國話。所以，整個學校裡面，上課的老師有用台灣話講，也有用中國話講。不過雖然是這樣子，我們還是非常正規地、好好地把小學讀完，然後上了初中、高中，我都有，父母親都有給我很好的教育。

07:20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請問慈惠法師您是怎麼樣的情況跟星雲大師結緣？

07:27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哦，這個事情講起來，我可以說，我的人生可以分成兩段。一段就是我生長的家庭，它原來就信仰佛教。後一段呢，就是我出家的，所謂我們叫「慧命之家」，就是我的師父這個地方。

07:49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因為是當年台灣剛剛光復，台灣很多人學佛，可是他們不懂佛法，只是拿香拜拜。所以很多的在家信徒很渴望要聽到佛法。因此那個時候，大陸來了很多的法師、有些老和尚啦等等。那麼我們的師父也是那個時代從江蘇揚州到了台灣。師父那個時候來台灣的時候才 23 歲。因為台灣很多的居士想學佛，想找法師來講佛法。所以，就把到處大陸來的和尚都邀請到了。可是來了宜蘭講了以後呢，只講一次。

08:59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他們留他說，你留下來指導我們好不好？那些大陸的和尚們都不肯留下來。主要是，宜蘭在台灣來講，是一個很偏僻的東北部，落後。而且從台北到宜蘭，雖然短短的一個路程，但是要走山洞，過那個隧道。一過了隧道，滿臉面孔都黑的。因為燒煤炭嘛，火車燒煤炭。

09:3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那個時候極力地邀請法師來一批信徒當中，有一個是我的父親。那麼他們把法師請過來，要找聽眾啊，所以就把家裡的孩子、家裡的人，要強迫地去聽講，湊湊人數。那我在這種情況之下，被父親逼著去聽。那當然聽不懂啊，只是爸爸這麼說，我只有這麼去，所以就這樣的因緣之下，就遇到了我們師父—星雲大師。

10:16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是。那慈惠法師，我們知道星雲大師畢生致力於以教育培養人才。那作為佛光山這整個教育工作的佼佼者，您自己也是非常地重視僧伽教育，那對於社會教育也是不遺餘力的。那在星雲大師創辦的佛學院、叢林學院、幼兒園、初中、高中及大學都可以見到您的身影。能否請您談一談，您是如何協助星雲大師培養出家弟子，讓他們能承擔起建設南天寺服務社會的責任和能力？

11:03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從事教育的工作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很偶然的事情，不是刻意有什麼理想，要想這，都不是。而且我在佛光山跟隨我們的星雲大師師父做事，也不只是做教育。我也做文化，我也做音樂，我也做各種的活動。只是做得最久，跟著我們師父做了最久的工作，一輩子沒有換過的工作只有兩個，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翻譯，只做這兩件事情。

11:5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我們開山祖師星雲大師，他對教育的心願，發願要辦教育，可以說他是一輩子的事情。應該講，從他小時候在佛學院的時候，才十幾歲，他就有這個願，心願。他也知道明明怎麼做得到呢，可是他就是抱著這個心願，一生不放棄，因此只要有機會就想辦教育。

12:28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當年 1950 年代他被邀請到宜蘭來，雖然一切條件都沒有，但他還是想：弘法利生之外，我還是要教育。所以就在宜蘭事先著手辦了一個幼稚園，叫做慈愛幼稚園。另外又為青年辦了一個升學的這個補習班，叫做光華補習班。

13:06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他為了幫助這些青年人能夠考上大學，所以免費辦這個補習班，就是光華文理補習班。所以這個補習班，像後來我們在台灣的心理學家，心理教育學家，很有名的鄭石岩教授，他就是這個光華補習班的學生。因為不用錢，可以補習。

13:33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另外就是辦幼稚園。那麼大師，應該講，以宜蘭這樣的一個環境來講，沒有條件辦幼稚園。可是他講到：「只要我有機會，只要我有一個平台，我就要做。」所以就辦了幼稚園。

13:55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對於這個教團裡面的一個青年，上班族，工作之餘跑來參加活動。那大師就跟我們講了他的理想，辦幼稚園。因為我們很有興趣，年輕人。他說，我們不懂幼稚教育。所以他就送我們到台中去受幼稚教育的訓練，然後一方面他在建幼稚園。這樣子回來就開辦了慈愛幼稚園。

14:33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大師辦幼稚園的一個辦學的一個態度，他並不是說，你們是專業，我丟給你，我不管了。他不是。他跟你一起，一起工作。所以我們辦幼稚園，他也觀察我們怎麼樣教小朋友，他也加入到這個裡面去。

14:58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舉一個例子。幼稚園的小朋友只有三、四歲，五、六歲。所以每一次這個娃娃車早上去帶他要來幼稚園，幾乎孩子都哭著、鬧著不肯來。那麼勉強把他帶到幼稚園來呢，他也叫著要媽媽，要回家，所以到了幼稚園一直吵。所以常常呢找了很多的小朋友，可是因為哭鬧呢，丟掉了，他不來了。那後來大師在旁邊看呢，就覺得這樣不行。

15:35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後來他就教了我們一個辦法。他在幼稚園裡面做了一個小型的動物園。那動物園裡面，有猴子，有小白兔，還有鳥。可是鳥怎麼辦呢？猴子可以關在一個籠子裡面，兔子可以關在一個籠子，鳥怎麼辦？他竟然說鳥就放在我們老師的辦公室，把窗子、門都關起來，讓鳥在辦公室飛。所以我們所有的老師辦公，在桌子上辦公，頭上都是鳥在飛，什麼七姐妹啦、什麼啦……，反正我們幼稚園的老師覺得這樣也很好玩。

16:24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小朋友一哭要鬧，就跑去看猴子，就跑去看鳥，哎，他不哭了，他不走了。這是大師加入我們幼稚教育，後來真的留住了不少學生。可是這個當中呢，買的一隻猴子，很小、很小，可以說，恐怕一台尺都沒有，很小的，很可愛。那個賣猴子的人呢，就跟我們講說：「這個猴子，你不能給牠喝水。不給牠喝水，牠永遠這麼小，很可愛的小猴子。如果你給牠喝水，牠會長大。」我們記住了，就不給牠喝水。

17:1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後來有一天大師知道了，說：「你們怎麼這麼殘忍呢？假如是你，我不給你喝水，你活得下去嗎？不可以，要給牠喝水。」他很慈悲。好了，這一喝水，糟了，真得長大了。長大了差不多像要出生的嬰兒還要大一點。那這麼一大，力氣很大、很強。牠就抓破了那個籠子，跑出來了，好凶哦。

17:44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牠一出來就亂跳，跳到對面的這個三層樓的樓房的屋頂上，在那裡怒目而視，一副那種要咬人的那個樣子，那我們這些老師，我這個園長怎麼辦呢？抓不回來啊，只有找師父。

18:05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師父在做什麼呢？剛剛在打佛七，在念佛，在佛堂裡面繞佛、念佛。所以我等他繞、繞、繞、繞到門口的旁邊的時候，我打開一個門，我說：「師父，猴子跑了。」他說：「怎麼這樣呢？」後來他就出來了，穿著這個大紅祖衣，他說：「在哪裡？」

18:3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說：「在對面那個樓房。」他就出來，對面是大馬路，對面是三層樓高的房，猴子就在上面。後來師父就站在這邊，朝那個猴子輕輕地講了一句：「給我下來。」誒！那個猴子下來了，而且很乖地就跑到師父的腳前了，就乖乖地蹲在那個地方，不動了。

18:56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我們鬆了一口氣，要不然去把人家咬傷了怎麼說呢。所以師父對我們辦幼稚教育，他是這樣地加入我們裡面。所以我們一群年輕人辦這個幼稚園就辦得很開心。因此，因此哦，不到 5 年，我們的幼稚園的小朋友 500 多個，變了很多，那一個幼稚園放不下了，5 年啦。所以後來就在宜蘭的南邊又去借了一個地方，作為第二個分校。

19:37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所以這樣子呢，後來這個幼稚園在宜蘭辦得很有名。這是我一開始跟著師父做這個教育工作。那幼稚園辦了 5 年以後，師父就叫我到一個文化單位，我把幼稚園交給別人做。那麼後來，就開始，他想，除了幼稚園，僧伽教育很重要，所以就開始了辦僧伽教育。

20:13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是。那南天寺在澳洲也 30 週年，今年是 30 週年的慶祝。我們所有的法師都經過僧伽教育，佛光山的培養，是怎麼樣的一個教育？

20:28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他這個辦僧伽教育，最主要是你要有地方。可是師父一個二十幾歲的，大陸來的青年，他沒有基地，他必須要有因緣，要有場地。所以後來在高雄市，壽山公園的下面，信徒大家籌建了一個壽山寺。那師父有了壽山寺，就想，這下可以了，我有地方可以辦了。

21:0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但是信徒來講來呢，說：「師父，我們請你來，只是要你來領導我們修行，講經說法，那個佛學院辦不辦都不要緊。」信徒是這樣想，但師父不是。師父很堅持地說，佛教的未來，一定要有人才。人才不但能為佛教做事，而且能夠提升出家人的素質。因為出家人之所謂叫做「人天師範」，你要教導、化解、化導眾

生，你本身必須要有很好的教育，受過教育，有很好的教養，這樣才能去弘法利生，尤其才能提升佛教的水準。所以他很堅持要辦教育。

21:59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在壽山寺那種大樓裡面的寺廟，應該講，空間的條件是不夠的，但是師父還是辦了。那麼同時，因為僧伽教育都是青年的學生，他們沒有經濟基礎，甚至於讀佛學院是全社會、家庭都反對的。因為他認為你自己做一個出家人誦經、念佛沒有前途，所以極力地反對。因此，當時辦佛教學院完全不收費，所謂食宿學雜全免。但信徒護持得不熱心，他們覺得我們要聽經聞法。可是師父不這樣想，所以在這樣子各種因緣還是很艱難的環境之下，他非要辦佛學院不可。

23:09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當然，第一個面對的是資金。後來他為了要籌措這些佛學院的經費，一向最反對做經懺¹、念經賺錢的師父，他竟然去念經。而且他為了佛學院，去念那個我們佛教裡面叫做通宵。就是一個人剛剛往生，還在醫院的太平間的時候，那個晚上念經，那一個通宵，那個供養是雙倍、三倍的。所以師父就去念這種經，常常晚上 12 點出去醫院的太平間念經，念到天亮 6 點鐘才回來，用這樣子來經營這個佛學院。

24:08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可是後來這個佛學院在壽山寺辦得時候，因為學生的教育在大師的領導之下，年輕，但是呢，威儀莊嚴，有規矩。所以後來信徒也很感動，覺得師父的決定還是沒有錯，所以後來就非常地支持這個佛學院。很快的，佛學院起初只招到二十幾個學生，但是後來增加了。那增加了，壽山寺空間不夠啊，所以就要另外找地方。因此就是要找地，建佛學院，所以就找到了佛光山這個地。

25:0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所以到佛光山來，最初不是來蓋寺廟，是來建佛學院，是要來辦學。而且佛光山這個地方很偏僻，跟城市裡面的來往，每天只有一個班車、汽車而已。大師是覺得說正好，人煙稀薄，可以安心讀書，可以安心辦學。

25:33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所以就在高雄，現在佛光山這個地方辦了佛學院。那麼在佛教界，辦佛學院也不是只有大師一個人，大陸很多，台灣也很多。但是我們的佛學院在大師的一個理想之下經營，學生一直在增加。這個增加到後來有一段時期，大概有 700 多個學生，佛學院，很多。那為什麼會增加呢？

¹ 經懺，即念經拜懺。佛教裡的經懺佛事是弘法度眾的法門之一。

26:16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是佛學院要求很嚴格。一般的佛學院對學生請假啦、入學啦，怎麼都比較鬆，不大要求。可是大師要求得很嚴，當時我們就想，你要求得這麼嚴，會有學生嗎？沒想到反而多。所以那些來讀書的年輕人，我們就問他說：「這裡很嚴，你怎麼肯來？」他說：「我們就是聽到很嚴才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大師就全心投入僧伽教育的規劃。

26:58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而我呢，那個時候，師父在壽山寺開始辦佛學院，那佛學院要有一些，起碼的一些工作人員，一個是管教務的，幫忙做文書，那一個是管學生的。管教務的是我的師兄慈莊法師，那他叫我管學生。

27:2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可是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家，我也不懂佛學院，我也沒有讀過佛學院，我怎麼管學生？學生那麼多都是出家人了，那我們佛弟子總覺得在家人怎麼可以管出家人？所以後來一再跟師父講，我說我不行。

27:4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師父不管，他說：「你做了就行。」結果我起初做得真得很辛苦，因為來讀書的一些出家眾，他們五堂功課、經懺都是一流的，那我這個在家人，我是根本就不懂。可是很感謝那些學生很聽我的話，那麼後來我也因為覺得這樣不是辦法，我應該要出家。所以後來我就因為那些學生所以就出家了。

28:16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到了現在，我們這個出家眾的這個僧伽教育這一塊，今年已經 60 年了，從大師創辦，60 年了。那回顧一下這個 60 年，我覺得大師從教育開始是對的，非常的正確。因為教育，你才會有人才。你說我度眾，度了很多年輕人，你度進來做什麼，你往哪裡擺？一個年輕人，你只叫他說天天早晚課念經、吃素就好了嗎？他一定要有所作為，你要給他有一個舞台、一個平台去發揮，所以佛學院就有。尤其，今天我們的佛學院畢業的學生遍布在世界五大洲，而不是我們看到的亞洲、美洲而已，我們連非洲都有，都是我們佛學院畢業生。

29:31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我從這些畢業生的身上看到了一個教育的功效、功能。因為這些學生他受過教育，他知道，我作為一個出家人，我該幹什麼事情，我應該要做什麼事。他受過這個教育，所以你把他擺在天涯海角，你很放心，他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你不必督促，他會自己做。所以現在我們全世界的佛光山的道場事業，全部都是經過佛學院畢業的學生。那這些人你把他派到海外，你叫他休息，叫他不要做，他也不肯，每一個人都很拼命。

30:2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師父也曾經跟大家講說，不要這麼忙嘛。道場每一個星期總有一天，我們叫放香²，休息一下。可是呢，這個話講出去幾十年沒有一個人肯做，他不休息。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師父，我們是為信徒服務，信徒的事情隨時都會發生，你不能說今天我休息我就不做了。」所以呢，24 小時全天候的，半夜裡信徒有事情也去。大家無怨無悔。那麼尤其派在世界各地，有些國家的狀況完全不一樣。像我們有些人派到南美，派到南非，都遇到搶劫，都遇到暴力。但是沒有一個人畏縮，說：「我不幹了，我要走了。」他是繼續做下去，你也沒有叫他一定幾點鐘上班，反正時間到了都有人。

31:37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所以我看到這些，覺得教育的可貴。因為他們經過僧伽教育，很明白我該做什麼事情。所以教育的成功，你不必用什麼管理方法，他自己會管自己。所以我在想，人家常講說星雲大師很有辦法，佛光山很有錢，所以有辦法，都不對。應該講，星雲大師很有智慧，他知道佛教要發展，要從教育著手。所以這一句話是絕對正確的僧伽教育。

32:22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好，謝謝慈惠法師。所以南天寺的這三十年來的法師都是經過僧伽教育，佛光山僧伽教育。那接下來就是南天大學，星雲大師在世界各地創辦了好幾所大學，那南天大學也是承載著星雲大師法水長流這樣的一個悲心和宏願。那您在 2011 年到 2022 年也擔任了南天大學的董事長，請您談一談，您如何來落實星雲大師創辦南天大學的理念。

33:0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把僧伽教育的基礎打好以後，下面就想到應該為社會、為大眾、為國家。所以他才會想到要辦大學。那麼，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全世界，政府有正式立案的大學有五個。那台灣有兩個，洛杉磯美國有一個，菲律賓有一個，還有就是澳洲有南天寺[大學]。那麼會想到澳洲去辦學、辦大學，是大師一直有個理想說，為社會、為國家培養一個高等知識分子人才，除了他的專業能力以外，更重要是品德教育。

34:02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那麼澳洲，我們的感覺，是一個非常善良、非常溫和的一個民族。在那裡，如果再給予一些青年人，除了專業教育以外，再給他品德教育，品德方面的加強。而且，以澳洲政府針對教育的政策，我們很肯定。所以大師覺得，這是我們在澳洲辦大學一個很好的因緣。那麼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們在澳洲現在有南天寺。那有南天寺就有，不但有這個空間或者是軟體硬體的因緣都夠，尤其因為有南天寺的信仰，我們有很多的信徒，同一個理念來支持這個學校。所以有這些因緣，大師覺得在澳洲辦大學是很有條件的。

² 寺院裡固定的放假日。

35:13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因此，他先去蓋南天寺，但在南天寺的同時，他就想到我要辦大學。他絕對不是說我南天寺蓋好了，想一想來辦的，他一開始就想辦大學。所以因此，南天大學現在在我們佛光山全世界的大學裡面的特色就是人間佛教。

35:38 慈惠法師 (Venerable Tzu Hui)

因為我們發現到，我們的人間佛教很適合現代的社會、現在的世界的人。對他們的生活或者環境有很大的幫助。那如果把這些人間佛教的這個思想，給予化成一個生活上的幫助，而培養出來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